

# 非遗语境下“云童舞”的活态传承与静态保护研究

吴瑜佳

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 四川成都 610225

**摘要:** 中华民族的基因与血脉深深镌刻在历史文化遗产之中,这些珍贵财富从不专属于当下的我们,更要完整留存给后世子孙,让民族的根脉在代代相传中延续,成为跨越时光、连接古今的精神纽带。云童舞作为四川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有着古代蜀地劳动人民对神灵的敬仰,另一方面体现了当代人对和平盛世的赞美与美好生活的憧憬。本文通过传承主体、传承客体、本体传承、传承媒介四个视角,对云童舞展开现状分析,并提出扩大非遗舞蹈表演场域性、开发非遗舞蹈新产业、教育化促非遗舞蹈传承等相关保护措施,为今后云童舞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一定思路。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云童舞;舞蹈传承保护

## 引言

2007年3月,源自广安市广安区的传统舞蹈“云童舞”,成功入选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批名录,这一地方特色艺术形式由此获得省级层面的正式保护与认可,成为当地文化传承的重要标识之一。“云童舞”,又称“跳云童”,是流传于四川东北部、华蓥山西麓、广安市辖区内、嘉陵江流域一带的一种民间祭祀舞蹈。绵延至今,这一传统舞蹈不仅是古代蜀地劳动人民祭祀神灵的一种仪式,也是当代人对和平盛世的赞美与美好生活的憧憬,它还属于兼具历史文化内涵、艺术审美特质与娱乐健身功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各项价值的融合让其更具传承意义。近年来,随着“国潮风”、“历史文化资源活化”等现象频繁出现,非遗语境下的云童舞在活态传承与静态保护方面也有了质的提升。

## 一、“云童舞”的历史源流与表演形式

传统舞蹈从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与自然现实历史的互动中持续革新。要做好非遗舞蹈的活态传承与静态保护,就得先清楚把握其历史渊源与当下发展状况,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守护好这类非遗文化。

### (一)“云童舞”的历史源流

《南充地区文化艺术志》记“清代中叶,岳、武、广一带的善男信女,逢旧历六月初一到十九日,在华蓥山举办庙会拜观音时,敬驾香的队伍,要有云童开道。华蓥山出现跳云童,至今两百多年了。”《华蓥市志》记载“云童舞是在朝山拜佛时,由2个男童捧着香盘、宝灯,

左右飘舞,有节有序,随驾香朝拜神灵。”《岳池民俗》记“为激励香客登山,僧尼组织一群头戴云勒,身穿青褂,腰系花裙的香童,伴随锣鼓,笙箫,沿途表演‘黄龙缠腰’、‘莲花铺地’等奇妙多彩的云童舞。”《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记载“《跳云童》是佛教信徒朝山进香时跳的仪式舞蹈。这种舞蹈起源于清朝中期,至今约有两百多年历史。寺庙雄伟壮观,香火旺盛,当时有‘东朝宝鼎,西朝峨眉’的说法。《跳云童》就是朝山队伍的开道仪式。……建国后,云童舞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1957年经当地民间艺人加工提高,使这一民间艺术呈现出新的风貌”由此可见,云童舞的产生最初是为了激励香客登山,后逐渐演变成朝山队伍的开道仪式,建国后,经加工改造,舞蹈模形初具。

### (二)“云童舞”的具体表演呈现方式

“云童舞”表演形式颇具讲究,演员分文童武童两类,文童持香盘武童举灯笼。古时多为男性参演,如今改为男女搭配,人数无定数但以双数为佳。音乐无固定模式,旧时由队首“香头”独唱佛教曲目,搭配多种打击乐器;男演员装束似小武生,女演员头扎花帕手持带香炉的香盘。排成两路纵队,伴着锣鼓声,呈之字形,沿山路表演前进。开始全体舞者排成单行做“钻龙”,然后成双行做“鲤鱼上滩”,接做“打子”、“单雪花”、“双雪花”、“雪花盖顶”、“观音坐莲”、“半边月”、“月团圆”、“苏秦背剑”、“黄龙缠腰”、“比灯”、“对灯”等,动作顺序不固定可随意衔接,两动作之间可用“五凤扫地”或“钻龙”做连接动作。队形可成圆圈,也可二人

或四人一组，有时亦可两排交叉行进。锣鼓点无限反复，舞完曲止。建国后，在“云童舞”中增加了唢呐伴奏，一般用当地民间曲牌。

## 二、“云童舞”的活态传承现状

清朝中叶，“云童舞”因作为华蓥山庙会开道仪式的一部分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此后一直保持这样的形式。建国后，“云童舞”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经过当地民间艺人的加工提高搬上舞台，后多次参加全国、省、市的演出。2007年3月，“云童舞”列入四川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更是在“云童舞”的传承主体、传承客体、本体传承、传承媒介四大板块狠下功夫，不断挖掘“云童舞”潜在传承活力。

### （一）“云童舞”的传承主体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是承载特定民族民间文化传统、精通该项遗产知识技艺且水准顶尖，兼具公认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优秀个人或群体，保护非遗本质就是保护这类传承者。当前“云童舞”已有2名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6名普通传承人。

首先，在“云童舞”的活态传承发挥主力作用的是两位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马光平，作为主创人员为传承和发扬云童舞的神韵，编创新的舞蹈动作，配合音乐、服装、道具改革；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洪，注重从历史渊源着手，广泛深入地结合地域特点和音乐、舞蹈的语汇进行研究，拓展了云童舞的产生历史年限。其次，广安区文化馆“云童舞”传承人2名，分别是陈瑜和刘思，他们主要负责参与“云童舞”演出，编排节目，开展“云童舞”传习活动。最后，传承人梁元贵，作为广安职业技术学院的舞蹈专职教师，她将“云童舞”融入大学舞蹈教学课程中，并在其学院的支持下成立了云童舞大师工作室。传承人钟皓芯，作为中石油广安希望小学初中音乐教师，培养该校3—6年纪的学生学习“云童舞”，将“云童舞”带进校园。

### （二）“云童舞”的传承客体现状

传承客体是相对传承主体而言的，指在传承活动中学习接纳“云童舞”的群体。这类人群规模较大且涵盖社会各行业，因此可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学生为核心的校园传承群体，另一类是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社会传承群体。目前，“云童舞”有展演队伍3支，共计200余人。其中，“云童舞”传习基地中石油广安希望小学有展演队伍一支，共90余人，为中石油广安希望小学

的学生组成；另有青年展演队伍1支，由各单位舞蹈从业爱好者组成，共50余人；老年展演队伍1支，由各社区中老年舞蹈爱好者组成，共50余人。

校园传承以学生为核心，核心依托是2007年10月中石油广安希望学校设立的“云童舞”传习基地。学校将该舞蹈纳入必修舞蹈课程，每周二周四开设兴趣小组活动，纳入课后服务与大课间活动供师生学习，还组建传习班多次参与市区重大展演及汇报演出。以大众为主的社会传承，是以各单位舞蹈从业爱好者组成，组成展演队伍，参与各类演出，并定期在各社区传播展演，广泛吸引各社区中老年舞蹈爱好者，发展广场舞版的“云童舞”，广安市的思源广场也曾从出现“千人跳云童”的盛景。

### （三）“云童舞”的本体传承现状

尽管“云童舞”的传承载体是表演者个体，但其传承对象始终指向艺术本体，因此有必要对该艺术形式的本体特征展开专门研究，以完善其传承体系。从艺术形态学视角考察，“云童舞”本质上是一种融合舞蹈语汇与音乐元素的复合型表演艺术，这一特质决定了其本体传承必须涵盖三个核心维度：表演角色的造型艺术、服饰道具的视觉符号体系，以及场图调度与伴奏音乐的时空结构。具体而言，在表演形态方面，艺术家们通过创造性转化对传统元素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不仅创新性地在演员服饰中融入手铃装置，更运用现代电子技术对传统灯笼道具进行改良，实现了灯光的智能化调控；在音乐创作层面，通过有机整合《莲花络》与《蒿秧歌》两首民间曲调的旋律特征，并巧妙融入道教“嫁香锣鼓”的音乐元素，最终形成了兼具抒情性与节奏感、融合豪放与婉约风格的地方特色音乐文本；至于场图设计，则在保留传统范式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发展，既延续了队长表演时的对称性队列编排，又创新了圆队表演时以香头为中心的向心式空间构图。

### （四）“云童舞”的传承媒介现状

21世纪后信息科技快速发展，互联网、大数据支撑的新媒体时代已然来临，且与人们生产生活的联结愈发紧密，更多人倾向于通过新媒体获取所需信息。原本仅广安、岳池、武胜等地知晓的“云童舞”，经学院提炼、舞台呈现后形态有所转变，借助新媒体实现了多样化传播与稳定传承，如今其传播渠道除剧院舞台外，还包括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电视综艺及文旅融合催生的新型产业。

首先，官方网络报道，如人民网报道“华蓥山间云童舞传承乡村逾千年”；封面新闻报道“观看‘云童舞’”；中国新闻网浙江报道“‘文化走亲’为幸福生活‘加码’奏响浙川精神共富新乐章”；四川在线报道“赓续红色文化，讲好四川故事‘红色经典·伟人故里行’圆满收官”；广安市人民政府报道“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云童舞”。其次，录制电视综艺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乡约》栏目、广安市城市宣传片拍摄、广安市网络春晚录制、广安市电视台云童舞专题片录制。最后，参与文旅结合的相关展演，如参加第六届龙安柚旅游文化节，第七届龙安柚旅游文化节，天府旅游名镇评选活动展演，南谕长超桂花节走亲活动等等。通过各类不同的传播媒介，将“云童舞”带入大众视野。

### 三、“云童舞”的创新保护路径

文明作为国家和民族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不仅需要世代守护以保持其历史延续性，更应当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在传承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技艺与文化间的相辅相成，传统与现代间的并置共生，训练与素养间的不断迭代，都是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之路上，碰撞出的希望之花。关于云童舞的创新保护路径，有以下畅想：

#### （一）表演化维度：拓宽非遗舞蹈的场域边界与呈现空间

作为以人体动作为载体的活态文化遗产，舞蹈类非遗既承载着肢体艺术的美学特质，又具备传统文化基因与历史记忆功能。要实现其活态化传承与当代发展，需依托多元化文化空间进行艺术重构与展演实践，使此类文化遗产借助舞台化形态融入现代生活。以川东地区云童舞为例，该舞蹈形态植根于华蓥山庙会的祈愿习俗，在历史演进中始终保持着自发性娱神表演特性，其表演范围长期固守于发源地周边区域。突破传统表演空间桎梏对于非遗舞蹈的存续具有关键意义，具体实施路径可聚焦于民俗节庆展演体系构建与文旅融合创新实践两个维度。

节庆活动中的舞蹈类非遗表演，指的是该舞蹈跳出必须在固定节庆活动中表演的限制，延展舞蹈类非遗的时空性、场域性，使其随时随地可跳，随心所欲而舞。如省级舞蹈类非遗云童舞，旧时往往只能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初一至十九这一固定时间段可舞，也只能作为敬驾香的队伍的开道仪式，这一固定的仪式中可跳。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变迁，云童舞只能在这个时段，这个仪式

可舞的习俗逐渐淡化，现在我们可以广场舞中，学生的课间操中，文艺汇演的节目中，旅游特色节目均能找到其身影，通过时空行、场域性的扩大，促进了其传播。

舞蹈类非遗在当代商业实践中的活化传承呈现出多样化路径，涵盖旅游开发、赛事展演等多元形态。要让传统舞蹈真正扎根现代社会，仅凭“非遗”的身份标签显然不足，更需要内在创新动能的激发。各地实践表明，通过文旅融合模式打造地域文化IP，已成为最具生命力的发展方案。典型案例可见四川华蓥山景区：依托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资源，云童舞在此实现了从文化遗产到旅游产品的转化——景区不仅规划专属表演动线，更结合二十四节气策划主题演艺活动。同步发展的赛事业态则展现出另一维度：近年各地涌现出非遗主题舞蹈赛事、沉浸式展演等创新形式，将传统艺术元素与现代竞技观赏性进行有机嫁接，形成了动态的活态传承机制。舞蹈类非遗可以参与体育赛事中的赛前宣传与赛中暖场、中秋民俗活动、非遗展演等，如云童舞便参加了广安红色马拉松比赛、建党百年活动展演，潜移默化中与大众生活紧密交织。

#### （二）产业化维度：探索非遗舞蹈的产业转化与价值新路径

舞蹈产业作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部分，在创意积累、艺术呈现、社会功能和效益产出中都展现出创新与活力，还可以促进舞蹈传播，为舞蹈类非遗助力。在经济价值方面，对云童舞进行适当的开发，以产业化的方式融入当代社会，获得传承与发展，不仅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还能反哺云童舞的传承与发展。

首先是旅游产业。在与旅游产业开发融合的过程中，舞蹈类非遗具有观赏、体验、文化传播等价值，可以通过“旅游+研学”、主题公园等模式开发。目前，云童舞的开发局限于旅游景区中的舞蹈表演，或是参加旅游文化节中的舞蹈展演，对于其他模式的涉猎较少。通过“旅游+研学”的方式，增添推广的趣味性，也与新时代青年学习方式相契合。如开设省级非遗培训班，聘请非遗传承人进行舞蹈教学。云童舞与外籍友人的交流借鉴就是非常宝贵的经验。主题公园可以为游客提供更多样，更新颖的旅游体验，以大型湿地为主体的大型微缩景观公园，提供情景模拟、环境体验为主要内容的各类园区，舞蹈类非遗也可融入其中。

其次是文创产业。具有创新性的现代文创产品更具

有文化深度和吸引力，可以将舞蹈类非遗的文化内涵用新的设计语言诠释和展现出来。舞蹈类非遗元素也可以运用于文具、冰箱贴、杯具、服饰、折扇等，形成文创产品，形成线上线下销售，如云童舞中可以将“云球”、“云牌”等做成钥匙扣、冰箱贴等等。

最后是数字产业。高新技术的发展给文化产业带来了新的机遇，数字内容的消费是一个潜在市场。数字化开发可以是舞蹈类非遗展演门票及文创产品的线上销售，也可以是舞蹈类非遗与电子游戏产品的线上结合。如杨丽萍与腾讯视频在2020年的合作，使得全新版的“雀之灵”在游戏《QQ炫舞》中亮相。

### （三）教育化维度：以教育为纽带激活非遗舞蹈的传承活力

舞蹈类非遗的传承主体涵盖直接参与表演与传承工作的个人及群体，这是此类非遗传承发展的核心基础。当前社会不断变迁，舞蹈类非遗正面临传承人断层、传承力量薄弱等现实问题，而教育成为扩充传承主体、夯实群众基础的关键路径。“云童舞”的教育推广主要分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两大板块，其中学校教育通过非遗进校园的模式逐步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各地中小学纷纷积极响应。

学校教育的实施途径包括校本课程、课间操与社团活动三方面。校本课程目前存在开发不完善的问题，亟待推进相关建设工作；课间操融入方面已取得良好成效，中国石油广安希望学校的教师提炼“云童舞”的特色动作并适当简化，编排出简洁优美的课间操舞蹈，让学生在课后放松的同时，实现对该非遗项目的欣赏、自娱与传承，同时还将云球制作材料由竹条改为胶条，既不易损坏，也更便于学生在课间操中使用；社团活动方面，学校每周二、周四定期开设“云童舞”兴趣小组活动，将其纳入课后服务内容，吸引感兴趣的学生参与，通过非遗传承人或专业舞蹈教师授课，帮助学生提升相关专业知识与实践技能。

社会教育是舞蹈类非遗融入社会各领域的重要传播路径，核心是实现这类非遗“源于民间、归于民间”的传承理念，“云童舞”的社会教育主要通过社区教育、博物馆教育与公益教育三种形式推进。社区教育方面，“云

童舞”的三支展演队伍曾走进广安市大寨社区、邻水县灌沟社区、岳池县九龙镇城北社区、武胜县河东社区、前锋区大佛寺社区、广安区万金山社区等多地开展巡演，借助传统艺术表演与技艺展示，加深群众对这一古老民间舞蹈及非遗技艺的认知与体验，丰富大众文化生活。博物馆教育则通过在当地博物馆设立舞蹈类非遗专属展厅，收集陈列相关书籍、服饰、舞具等实物资料，同时播放舞蹈视频还原表演场景，实现非遗静态展示与动态呈现的有机结合。公益教育领域，相关活动可延伸至乡村、军队、消防队、孤儿院、敬老院等场所，这些地方的人群因自身情况接触文化艺术的机会相对有限，非遗舞蹈的融入不仅能丰富特殊群体的精神生活，更能进一步提升这类非遗项目的社会价值。

### 结语

对省级非遗民间舞蹈——云童舞基于原生土壤，从历史源流、表演形式、活态传承现状、创新保护路径等方面进行分析。以传承主体、传承客体、本体传承、传承媒介四个方面对云童舞传承现状进行系统梳理，为其创新保护路径策略的提出打下基础，并提出扩大表演场域性，开发云童舞相关新产业，教育化促进其传承等畅想，促进云童舞的发展。动态传承与静态保护相结合，加快云童舞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脚步。

### 参考文献

- [1] 迟燕琼, 熊妮. 红河流域传统舞蹈传承与发展的“两创”路径[J]. 民族音乐, 2023, (05): 47-52.
- [2] 刘荔. “非遗舞蹈进校园”的反思——以昭通“四筒鼓舞”为例[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21, (05): 123-127.
- [3] 曾晓安, 任晓芸. 浅析川东北地区传统民间舞蹈的发展——以云童舞的研究为例[J]. 大众文艺, 2012, (23): 180-181.
- [4] 朴永光. 论“非遗”语境下传统民间舞蹈的保护[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17, (06): 62-71.
- [5] 严唯嘉. 山东鼓子秧歌传承人及其传承研究[D]. 山东大学, 2023. DOI: 10.27280